



送别艺术界的老顽童

曾宓先生

一生漫索
九十神游

本报记者 章咪佳

9月28日上午8时30分,著名画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浙江画院艺委会委员曾宓先生的告别仪式在杭州举行。

“从8月因病住院到9月24日离世,整整40天的苦难,他现在终于往生净土。”女儿曾莹哽咽着感谢了大家对父亲曾宓的关心和照顾。

曾宓先生于2022年9月24日23时30分在杭州家中去世,享年90岁。

曾宓,号三石楼主,1933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。195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,得潘天寿、顾坤伯等名师亲授。1962年毕业于中国画系山水科,1984年调入浙江画院任专职画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浙江省政协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委员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曾宓先生的辞世,是中国艺术界的重大损失。

“9岁的孩子”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曾宓先生撷取黄宾虹、林风眠等数家之长,不断深挖传统的精华,笔耕不辍,硕果累累,是一位高产的艺术家。

他笔下作品的艺术风貌,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,其坚实的造型能力,深厚的中西学养,高超的笔墨功底,独特的构成手法,迥异于他人,形成了鲜明的个性语言。

作为山水画家,近年来,曾先生潜心书法创作,以书载道。其书法作品无论结构、形式或是书写内容,都让人耳目一新,既是笔墨的基本依托,又作适度的变形,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貌。

去年春天,耄耋之年的他,还在浙江美术馆新办了一场个展“我,90后”——90岁,展出90件书法题跋作品。

展览开幕那天,女儿曾莹女士在台上打趣“爸爸是个性急鬼……”解答了一个疑问:为什么88周岁的爸爸提前两年办90岁的大展。曾先生坐在台下微微笑。

曾先生做这次展览的其中一个原因,是他认为现在的书写作品太过于千篇一律,“好的艺术不应该重复。再好的艺术不发展、不提高,要灭亡的。”

老先生要搞首创——古人作金石题跋,考证释文,阐述器物的身世、逸事;今人曾宓,用书法写在金石砖瓦拓片上,书写的内容,不一定和拓片上千年前的图文有直接对应。脱离了原生态环境的拓片,在曾先生书法、钤印的重组构成中得以新生。

2021年4月初,我曾去曾宓先生画室拜访先生。

“爸爸什么都玩,什么都会玩,古玩、爬山、打球、唱歌……一直到现在的作品,也是以玩的心态创造出来的。”曾莹说,“这就是一个9岁孩子的回家作业,看图说话;这是一片9岁的天空,如此质朴纯洁,天真烂漫,无拘无束,又肆无忌惮。”

求变的精神

曾宓先生说过,“我不喜欢声势闹得太大。”

他总是悄悄地筹备,大展间歇,小展不断。

我的前同事林梢青曾经采访过两次先生的展览——

一次是2017年的秋天,在杭州南山路恒庐美术馆的“不足览——曾宓丁酉年书法作品展”;一次是2020年秋天,曾先生和女儿合办过一场好玩的“画字儿——曾氏父女书法合作展”。

“谦虚与自信,曾宓的两面”,这是林梢青写在文中的感受。

关于谦虚,曾先生曾如此作答:“以往的书画展名大都自负,所以我取不足览。”“我目睹不少卓有成就的书画家,自足于名气和影响,最终止步不前。”“不满是向上的车轮。我是一个愿意倾听别人不同意见的老者。”

关于自信,曾宓也有答案:“避誉如谤,以谤为师,我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烈的人。我知道个性和风格是艺术的生命,所以我又是非常自信的。”

林梢青还分享过曾莹女士发在朋友圈里的一段话中的摘录:

这七十二张书法新作里,有小不盈尺的信笺,有四尺对联,也有八尺整张的行书大篇。很难想象一位84周岁的老人,在两米多长的宣纸上挥汗书写的样子,这不仅是创作,也是生命力的爆发。

巨大的体力透支之后,父亲开始发烧,退烧后又莫名其妙地连续打嗝,整夜无法安睡。书法展开始了,没有开幕式,也很谦虚,不足览。这样的展览,不如说是一个约定,一个在桂子飘香的最好季节里,与朋友的最好约定。赏花、喝茶、看看字。聊天、问候、提意见。

依然创造力蓬勃,依然求变。曾宓先生以一生践证,艺术只有起点,没有终点。

友人追思

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高世名

曾宓先生是当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的艺术家,是浙江省美术家的杰出代表,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卓越校友。

曾先生是一位极具实验精神的大画家,他继承的是黄宾虹先生所开辟的道路,那是一个既渊厚又开放的体系。他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成就为一位与传统“不即不离”的“真画家”。他的画有一种大胆的构思,他的造型充满童真与天趣,他的笔墨功夫娴熟而流、自由放逸,最关键的,他的生活充满情趣,并且有本事把生活的情趣转化为绘画的情致……这一切使他的创作像年轻人一样鲜活生动。

但曾宓先生有着与宾老全然不同的性情。正是乘着这份真性情,他才可以从容跳脱大师的影子。宾老的绘画状态非常像塞尚,是去文学性的,“画者,画也”。而曾宓先生的画里却有一种隽永的文学性,他仿佛是一个意象主义的东方诗人,这种文学性非但没有削弱绘画性,恰恰与松、灵、透、活的笔墨相得益彰,形成一种独特的情怀和意蕴。

晚年,曾先生多次在题跋中引用石涛,比如“天地浑熔一气,再分风雨四时,明暗高低远近,不似之似似之”。无法之法,不似之似,这是曾先生的毕生追求,正所谓“法无定相,气概成章”。当然,这也正是中国画的终极追求,对此,曾先生说——“容我漫索”。

浙江美术馆原馆长 斯舜威

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,我选择“真”,曾宓的书法是其真性情的流露,真笔墨的呈现,真趣味的表达,真境界的营造,真韵味的烘托。一言以蔽之,是他作为一位非同寻常的艺术家本真、率真人生的外化。

曾宓对“大巧若拙”有着深刻的认识,他在笔墨上有大技巧,然而,他更愿意率性而为,不讲技巧,或将技巧的痕迹隐晦到最小程度“藏起来”,而于稚拙、古朴中呈现一种天真烂漫、质朴自然之美。“古”与“拙”确实是曾宓书法的特色之一。

曾宓书法也在营造一种“书外之境”,他在做“减法”。为达到这一目的,他同时又采用了“放”,放任灵性,放手笔墨,无拘无束,天马行空,笔到意到,甚至笔不到而意已到,做出各种各样的探索,这也是曾宓书法内容涉及面广、手法多样的一个原因。“简”和“放”也可视为曾宓书法的特色之一。

“意”与“趣”同样是曾宓所追求的。他把智慧灵性、真知灼见,藏到书画的笔墨里面去,藏到生活的“玩”里面去。曾宓爱“玩”是出名的,玩古董,学唱歌,打乒乓球,享受生活乐趣,也将这种“趣味”转化为艺术作品的情趣。

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林海钟

曾宓先生是老一辈浙江山水画的代表人物,更是中国当代最重要山水画家,作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个人面貌,有深厚的传统功夫,特别是在用墨上,延续了黄宾虹先生浑厚华滋的高格情怀,在宿墨的运用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,并开出宿墨的曾家面目,墨拓和点染、皴擦并用,浑然天成,画面幽深,沓沓冥冥,其间可见黄宾虹的凝重,又能见蒲作英的朴厚,同时又能见到林风眠的率真……画面丰满而意趣无穷,使观者震撼不已。

我很喜欢曾先生的为人,他是一本书,老到而天真。他的幽默如智者的深邃,有哲人思想,且悲天悯人,对晚辈关爱和提携,同时又天真烂漫犹如儿童般顽皮可爱,戏做老顽童。因此,他的画意题材变化多样,充满活力和情趣,气韵生动是因为有一个有趣的灵魂。山水、花鸟、人物样样都画,无论是西湖泛舟的名士,或是市井中形形色色的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、学生,或是花好月圆、万竿潇湘竹、雁荡山、黄山、五岳、敦煌以致西藏新疆的山山水水,甚至是欧洲的西洋美人,没有他不画的。才情四溢,光鲜夺人的曾宓先生给当代艺术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而今曾先生驾鹤西去,是我们中国画坛的巨大损失,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音容笑貌。然而他留给我们后人一笔巨大的艺术财富,读他的画,见画如见其人。

曾宓先生永生,其画不灭。